

詩

經

原

始

詩經原始自序

詩三百篇編自何人昉於何代世遠年湮古無明文不可稽而

已顧或謂周公制禮作樂定二南爲化本因列國山川封域次國

風列之樂官以導化移俗鄒氏元錫說是謂三百爲周公編也第攷之

詩始自商太甲下迄陳靈在周定王初其時周公歿已數百餘年

安得更次國風列之樂官耶卽朱文公亦云周公采文王之世風

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箎弦以爲房中樂又謂得之國中者雜以

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無論何彼穉

矣爲東遷後作卽甘棠一詩亦屬召公身後事不識周公此時尙

坐明廷而與開斯咏否耶朱子既以二南爲周公所采分繫周召

之詩後又引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鸛鳴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

故繫之召公以爲斯言得之但案周公自采詩而自繫之不應以

王者之風屬己而以諸侯之風屬人且其時周王在  
上周公安得自命王者風乎種種批謬均不可通 或又謂古詩

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三百五篇司馬氏集傳承之遂謂孔子既

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

其重複正其紛亂以從簡約而示久遠是又以三百之編屬孔子

矣何紛紛無定解若是歟且孔子未生以前三百之編已舊孔子

既生而後三百之名未更吳公子季札來魯觀樂詩之篇次悉與

今同惟幽次齊秦  
又次幽小異其時孔子年甫八歲迨杏壇設教恆雅育詩一

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聞有三千說也厥後自衛反魯

年近七十樂傳既久未免殘缺失次不能不與樂官師輩詳審其

音而定正之又何嘗有刪詩說哉然則三百之編果何始也大抵

古人載籍多不著撰人姓氏書雖斷自唐虞而著書之人無傳焉

詩樂博採列國而作詩之人亦無聞焉詩書作者名且不著况編纂乎吾意陳靈世去孔子尚五六十年其間必有博學閎人高名盛德之士應運挺生獨能精探六義分編四始以成一代雅音上貢朝廷垂爲聲教故列國士夫莫不風雅相尙雖至聖如孔子亦諄諄以二南爲家庭訓且爲之贊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並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嗚乎感矣然而編詩之人夫子終不言也且夫古人爲學務重實行不事虛聲如誦二南則識其爲風化所由始而得其倫行之正焉誦列國則知其爲風俗所由變而察其治亂之幾焉誦二雅三頌則知其爲宗廟朝廷之樂而深體其政治得失與夫人物賢否以及功德隆替焉其他文詞工拙訓詁詳畧在所弗論故作者之名不必問

而編纂之人無由詢曰唯事謹吟以心傳而口授涵濡乎六義之旨又復證以身心性命之微而已矣迨秦火既烈而偽序始出托名子夏又曰孔子唐以前尙無異議宋以後始有疑者歐陽氏鄭氏駁之於前朱晦翁辯之於後而其學遂微然而朱雖駁序朱亦未能出序範圍也唯誤讀鄭聲淫一語遂謂鄭詩皆淫而盡反之大肆其說以玷葩經則其失又有甚於序之偽附會而無當者於是說詩門戶紛然爭起以爲傳固常獲咎風人也不如反而遵序故前之宗朱以攻序者今盡背朱而從序輾轉相循何時能已窮經之士莫所適從以致明季偽子貢傳復乘間而出乎其際則詩旨因之愈亂是皆集傳辨說有以啓之也嗚乎以夫子雅言無邪之旨自漢迄今未有違詁徒懸疑案於兩間而無一人焉起而

正之不大可痛而可惜哉愚少時讀詩至此未嘗不掩卷三嘆徒  
致憾於尼山正樂時也竄後得姚氏際恒通論一書讀之亦既繁  
微遠引辯論於序傳二者之間頗有領悟十得二三矣而剖抉未  
精立論未允謙微力淺義少辯多亦不足以憾育而起廢乃不揣  
固陋反覆涵泳參論其間務求得古人作詩本意而止不顧序不  
顧傳亦不顧論唯其是者從而非者正名之曰原始蓋欲原詩人  
始意也雖不知其於詩人本意何如而循文按義則古人作詩大  
旨要亦不外乎是書成以質萬子伯舒萬子作而嘆曰是非安異  
乎古人也乃詩中不容已之論耳蓋未有序時詩可以誦而無辯  
既有序出詩必明辯而後誦此原始一書所由作也乃言於古扶  
風郡守李公勤伯觀嘗觀嘗固恒以誦詩不得其解爲憾者於是

亟邀同人助貲勸梓用公同好以爲二千餘年說詩疑案至是乃  
可以息喙而無爭耳余時唯唯退而默然赧然無敢信亦無敢辭  
因書其端委如此云

同治辛未年小陽月朔日古滇方玉潤燠石氏書

詩經原始目錄

卷首上

凡例

詩無邪太極圖

說

十五國輿地圖

大東總星之圖

七月流火之圖

楚邱定之方中圖

公劉相陰陽圖

豳公七月風化之圖

諸國世次圖



附作詩時世圖

卷首下

詩目

卷第一

國風

周南

兔置  
汝墳

關雎  
樛木  
采芣  
淇之北

葛覃  
采芣  
碩果

卷耳  
淇天

卷第二

召南

羔羊  
在宥  
采芣  
騶虞

鵲巢  
采芣  
殷其雷  
野有死麕

采芣  
甘棠  
標有梅

草蟲  
行露  
小星  
何彼穠矣

卷第三

邶

柏舟

綠衣

燕燕

凱風

日月

終風

擊鼓

谷風

雄雉

鴇有苦葉

簡兮

泉水

式微

北風

淇水

新淦

北門

北風

淇水

卷第四

邶

柏舟

綠有茨

君子偕老

定之方中

桑中

鶉之奔奔

相鼠

千載

蟋蟀

衛

淇水

考槃

碩人

何陋

淇水

竹竿

碩人

有狐

木瓜

卷第五

王

黍離

君子于役

淇水

中谷有種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叔于田

鄭

羔裘

緇衣

女曰鷄鳴

謂人

詩

有女同車

遇大旂

山有扶蘇

丰

東門之墀

牧童

風雨

子於

卷第六

齊

南山

雞鳴

還

東方未明

敝笱

甫田

盧令

罔有桃

灼灼

魏

唐

羔裘

十叔之閒

伐檀

碩鼠

楊之水

葛生

蟋蟀

山有樞

狀社

有扶之社

卷第七

秦

晨風  
涓陽

車鄰  
兼葭  
無次  
權輿

駉  
騶  
終南

小戎  
黃鳥

陳

東門之楊  
月出

衛門  
宛丘  
株林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墓門  
澤陂

防有鵲巢

卷第八

檜

羔裘  
匪風

素冠

隰有萋萋

曹

蟋蟀  
下泉

候人

鴈鳩

豳

七月  
破斧

鸛鳴  
伐柯

東山  
九罭

狼跋

卷第九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常棣

四牡  
伐木

皇皇者華  
天保

采芣  
杜

出車  
魚麗

白驥

擊鼓

南陔之什

南陔  
南有嘉魚

白驥

擊鼓  
南山有臺

由庚  
卷露

采芣

由儀

卷露

卷第十

彤弓之什

彤弓  
六月

齊將省蕞  
采芣

車攻

吉日  
丙水

鶴鳴

采芣

祈父之什

祈父  
我行其野

白駒

黃鳥  
斯干

無羊  
十月之交

無羊  
鶴南山

正月  
雨無正

卷第十一

小曼之行

小曼 巧言

小冠 何人斯

小弁 老伯

谷風 大東

四月

北山之什

北山 小明

無將 大車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瞻彼洛矣

甫田

大田 雲從者華

卷第十二

桑扈之什

桑扈 車牽

鸛鳴 青蠅

頌弁 賁之初筵

魚藻 角弓

采芣 芻蕘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采芣

白帶

采芣 蘇佖

狐裘 何草不賈

漸靡之石

君之華

卷第十三

文王之什

文王 棫樛

大明 旱麓

蘇 思齊

皇矣  
下武  
文王有聲

卷第十四

生民之什

生民  
鳧鷖  
卷同

行葦  
假樂

既醉  
公劉

卷第十五

蕩之什

蕩  
雲漢  
江漢  
召旻

抑  
崧高  
常武

黍稷  
蒸民

卷第十六

頌

周頌上

清廟  
維禋  
思文

維天之命  
烈文  
飛將  
臣工

天作  
時邁  
感時

昊天有成命  
執競

去書

卷第十七

周頌下

豐年

有替  
載見

罔  
有容

武  
敬之  
系衣  
齊

罔乎小子  
小  
酌  
般

載  
及  
桓

訪  
洛  
頁  
邦

卷第十八

魯頌

商頌

駟  
水

有  
致  
罔  
宮

玄  
鳥

那  
長  
發

烈  
祖  
殷  
武



詩經原始卷首上

凡例

一詩必有題題必有序此定例也今三百既無題復無序而世所傳大小序又皆衛宏所能未可據以爲信不得已而攷諸叢籍求其可以爲詩序者亦屬寥寥無幾姚氏云鴉鵲之爲周公助王見于齊載馳之爲許穆夫人碩人之爲美莊姜清人之爲惡高克黃鳥之爲殉秦穆見于左傳時邁思文之爲周公作見于國語若此者真詩之序也惜其他不盡然意夫子當日言詩必有明白曉然者在不知何時失去耳孟子云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固已然此特爲斷章取義言之非謂全詩大旨可以臆斷也夫詩固有無題而自明者是亦僅耳

非盡然也。今古序既失，不得不本以意逆志之訓而作事。或當然之想，因復爲擬一序題下以補其闕，非敢謂即古序也。蓋尋繹詩意得之，亦將使讀者開卷瞭然，不至如舊者之俟俟無所適從焉耳。識者諒諸。

一讀詩當涵泳全文，得其通章大意，乃可上窺古人義旨所在。未有篇法不明而能得其要領者。今之經文多分章離句，不相聯屬，在明者固可會而貫通，在初學殊難綴而成韻。解之者又往往泥於字句間，以致全詩首尾不能相貫，無怪說詩者之難於解頤也。是編每詩無論章句多寡，短長均聯屬成篇，不肯分開。唯於每章下細注畫明，如漢樂府一解二解之例，以清段落。庶使學者得以一氣讀下，先覽全篇局勢，次觀

筆陣開闢變化後乃細求字句研鍊之法因而精探古人作詩大旨則讀者之心思與作者之心思自能然會貫通不煩言而自解耳

一賦比興三者作詩之法斷不可少然非執定某章爲興某章爲比某章爲賦更可笑者賦而興異而比之類如同小兒學語句句強爲分辯也夫作詩必有興會或因物以起興或因時而感興皆興也其中有不能明言者則不得不借物以喻之所謂比也或一二句比或通章比皆相類及文勢爲之亦行乎其所以不得行已耳非判然三體可以分晰言之也學者不知古詩但觀漢魏諸作其法自見故編中興比也之類概行刪除唯於旁批畧爲點明俾知用意所在而已至賦體

逐章皆是自無煩贅

一古經何待國評月峯竟陵久已貽譏於世然而奇文共欣賞  
書生結習固所難免卽古人精神亦非借此不能出也故不  
惜竭盡心力悉爲標出旣加眉評復着旁批更用圈點以清  
眉目豈飾觀乎亦用以振讀者之精神使與古人之精神合  
而爲一稿耳

一讀書貴有特識說詩務持正論然非蒼萃諸家辨其得失不  
足以折衷一是自來說詩唐以前悉遵古序宋以後獨宗朱  
傳近日又將反而趙序均兩尖道也故姚氏起而論之其排  
傳也尤甚於排序而其所論又未能盡與古合是以編中所  
論只以三家爲重三家定則羣家息其或衆說有互相發明

足以起予者亦旁及之間附全文於後用備參觀非好異也亦將使羣說同歸一致耳辭或傷煩所不暇計

一詩稱多職箋注之功似未可混唯附會穿鑿處亦最足以增厭是編所採斟酌悉常間有疑義未安者亦嘗參以已見用案字別之蓋不徒以多識務博雅名且藉是以發明詩旨也

一音韻一道古必自有定本自詩亡而韻亦因之以亡耳吾人生古人數千百年後而欲求古人數千百年上之音強爲之辨曰此古音也此今韻也縱極精微其可信乎集傳本吳才老韻補以叶三百之音識者識之以其非古而自命爲古也然近世儒者如顧亭林江慎修戴東原輩又各以私意自定古音其能免非古而自命爲古之誚乎自命爲古而不足以

信乎今則何若聊卽今韻以止故乎古其有合有不合今之  
人尙可一覽而自識也姚氏雖亦知以今韻該古韻矣而所  
分譜則以喉舌齒唇五聲分本韻通韻叶韻三者亦未能  
與今韻合則今之人仍未能盡識也茲編亦分本韻通韻轉  
韻叶韻四者然悉照今韻標明不敢強作通人以誤學者  
一詩原有圖有譜二者均不可廢但三代制作去今已遠後人  
以意仿圖未必卽肖唯山川封域萬古不易連置雖多尙可  
尋討而得卽作詩時世圖豈盡一一可據然其大要亦頗不  
爽因畧加考訂而備存之庶學者可一覽而得其時勢之升  
降陵谷之變遷焉唯制度名物諸圖則在所畧

一六經中唯詩易讀亦唯詩難說固因其無疆無序亦由於詞

旨隱約每多言外意不比他書明白顯易也又況說詩諸備  
非考據卽講學兩家而兩家性情與詩絕不相近故往往穿  
鑿附會膠柱鼓瑟不失之固卽失之妄又安能望其能得詩  
人言外意哉本擬蒼翠羣說而條論之又嫌其鄰於辯徒啓  
口舌紛爭無益與觀要旨爰集虞書以來說詩之當理者得  
若干條仍逐條案論其下蓋發明義蘊非吹求小疵也另編  
卷首以便觀覽

一是書持論務抒己見不得不小異前賢未免有乖世好詎敢  
出而問世然而蓋嗜舊補未始無人於是羣相懲勸付剝  
削亦不能以自主焉其役經始於辛未仲冬告竣於癸酉孟  
夏凡閱月一十有八助賞則張子衡方伯前贈李勤伯都轉

喻其生都轉

步

及羅鳳翔誠之司馬

黃寶鷄海樓直

刺

林扶風望侯大令

之

周鳳州羅門直刺

張明

蕭麟

遊香園司馬

大勳

沈大荔筠亭司馬

家林

張少竹司馬

自張

潛園明府

五

高春潭觀督

王子

堂幕府

弄光

與現錄

臨牧周振初刺史

為

諸君共贊厥成參訂則萬伯舒司馬

毛子林刺史

原

楊仲山學博

三人

之益居多校督

則旣隴及門諸子如五峯監院馬生喜亭明經

臨廣文

魏化

李生培之茂才

仲

王生鏡堂選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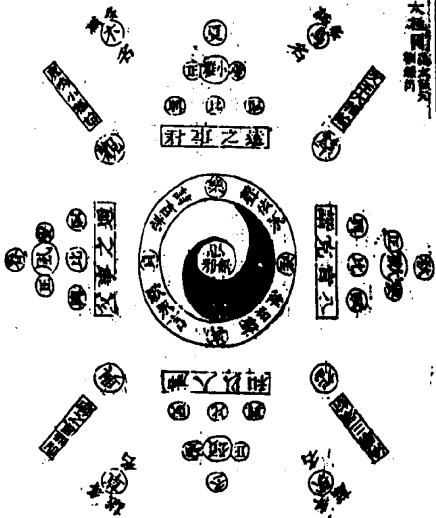
東

均與

有力焉



淨無邪大福同  
制禁司



淨無邪大福同

制禁司

三十六種之三

與東... 詩亦何太極之有然夫子不云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百蔽以一言則此一言也實作詩者之真樞也而可無圖

乎圖卽以思爲極思有貞淫思有哀樂皆二氣之所感唯恃有無邪之思以制之故哀而不至於傷樂而不至於淫於是貞者存而淫者去此詩之大要也然其作之方不外釋典命變數言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千古學詩要言盡於是矣故以之環列極旁使有志風雅者知所用志焉由是而爲風爲雅爲頌皆因體以定名風有正變雅亦有正變不唯正變且分大小而正變亦隨之矧似有正而無變矣然其體與聲有時而異或變而近乎風如魯之有騶泮水之類或變而近乎雅如閔宮與不韻

之變不得也故正頌之中亦復有變頌存焉夫所謂變者非必

盡出於衰世之音而或有淫邪之思也但其體裁有異常格音

律因之變換卽謂之變耳以故正風之中亦有變風如召南之

變風之內不無正體如鄭緝雅亦如之頌何不然然則賦比興

何以無別乎詩非興會不能作或因物以起興或因時而感興

皆興也中有不能明言或難以言語形容者則假物以譬之是

之謂比而顧可判然別之乎而顧可謂風有比而雅與頌獨無

比乎然則四始分布四方抑又何也詩聲教也聲出乎風故首

風風之本乎天者噓氣而成聲風之本乎人者因時而爲俗本

時勢之風尙發而爲天籟之聲歌體近乎風者則風之體近乎

雅者則雅之體近乎頌者則亦頌之而已矣故舉一風也而雅

頌可珠璣而繩貫焉一如四序首春由是而夏而秋而冬之不  
可相越也且夫聲之爲道始而輕颺和婉良矣不斷繼而昌大  
條達充滿天地終則冲融芴永肅穆無間故詩之體象焉曰風  
者諷也有類乎春風之風人也雅者大也有類乎夏氣發揚與  
秋令之廣大而清明也頌則隆冬收閉萬物盡藏一歲具養可  
告成功矣讀者試取風雅頌三音口咏而神會之自得其命名  
取義之實也若其爲用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事父  
遠事君且並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則夫子教人學詩之旨又  
無過此數言之詳且盡焉然其要則總歸之以思無邪一語吾  
人學詩誠能守此一言以爲之宰然後本舜典敷言奉爲矩矱  
自能八音克諧用之邦國用之郊廟無施不可謂之神人以和

者不亦宜哉蓋思者可以通天地而感鬼神者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詞不本此而出徒從事於風雲月露以炫藻采而騁才思或流於淫而不知或近乎邪而不覺而欲望其移風俗美教化也得乎故太史陳風可以考風俗之美惡知教化之得失聖人刪之亦無妨貞淫互見然後可以懲勸並施特標無邪一言以爲用思之準其刪存一片苦心揭以示人不既深且遠哉



五土國風輿地圖

北



自來詩經均首列十五國輿地圖以便觀覽然按之地界方位  
舛訛頗多無論其山川脈絡關隘險夷也愚足跡幾遍天下頗  
知大地山海融結形勢歸讀國風始悉各國風尚攸殊隨地變  
遷迥不相侔未嘗不想見當時歌詠情形是讀詩不可不諳乎  
地圖也明矣因以己意創爲是圖與諸家所繪輿圖又異覽者  
尋其脈絡以察形勢仍復按之歌詩當自有得於心目間也又  
周召舊封本在岐境內其後東遷乃改封陝洛間而特則羹採  
之於岐自當仍圖之岐山下爲是唯太原說各不同亦難臆定  
爰闕之以俟後攷僅附諸說於左俾覽者自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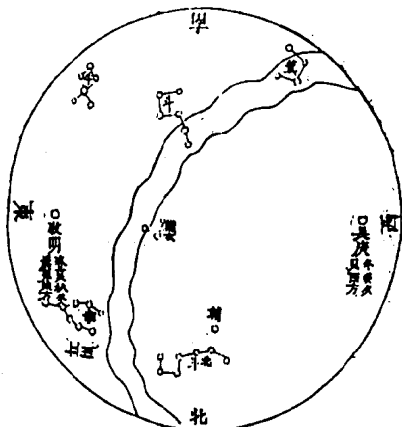
**附錄**

周氏斯盛且謂云蒨伐獨仇至于太原傳云大音秦太原  
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至于太原逐出之而  
已不窮追也案大太二字音木不同禹貢既修太原在冀州詩  
至于太原在雍州周都豐鎬獫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非自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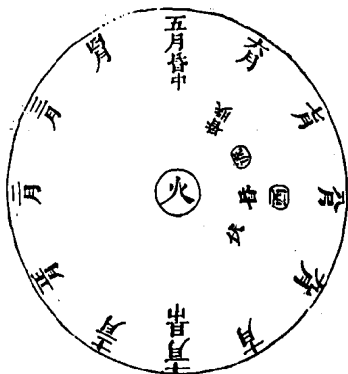
州大原而入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涇頭  
山也則詩所云涇陽指此地而言涇陽東北至太原二千餘里  
山川險阻黃河介其中安得勅戎車日行三十里逐雍州涇陽  
纒仇由冀州太原而出乎禹貢原隰底績蔡傳引鄭氏云其地  
在今邠州唐有涇原節度使今國原州即唐原州故城漢書以  
來又以河南地爲五原郡則詩人所謂後未至北方集傳偶誤耳  
言非冀州之太原也朱子在南渡後未至北方集傳偶誤耳  
箕且宋大全原圖地界方位外說頗多今參攷輿圖地志改就  
清析惟鑑狄猗列於太原之北長城之外者以小雅六月爲  
伐獫狁至于大原毛鄭孔俱未實指何地至朱傳始云大原也  
名亦曰大原今在大原府湯曲縣是禹貢冀州之太原也明志  
靖開周斯盛韞山西通志以經文雒魏鎬方皆近涇陽之地似  
大原當亦距涇陽不遠意即禹貢雍州之原隰漢爲邠州府爲  
原州而非冀之太原其說似近於理且攷國語宣王材兵於大  
原似爲歸備禦之計未必遠材之於晉國也又攷前漢地理志  
太原即秦置郡爲唐國詩所言大原集傳引公羊穀梁大原大  
由之文爲據然公說本文非有定指而唐徐彥公羊解云此地  
勢高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則古屬通名似難專指陽曲也豈  
朱子當日以經文明有大原疑周時蠻狄往來雍冀無定處或  
宣王用師有次第時日有先後經文總敘其事非必執一時一  
處而言耶故仍從朱傳照大全舊國註列而以公羊穀梁  
二書所解太原大原之義併附通志之說以備一解云

大東總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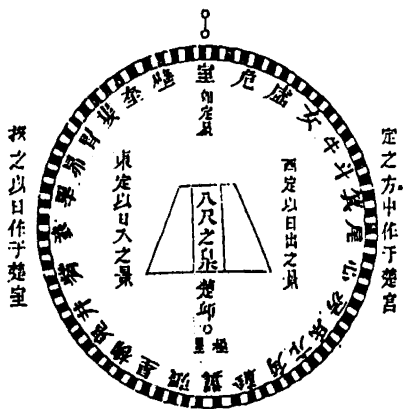
朱子曰漢天河也織女星名在流旁牽牛星名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七月流火之圖



孔氏穎達曰左傳疏  
 越曰火星中而衆將  
 退服虔云火大火心  
 也季冬十二月平旦  
 正中在南方大寒退  
 季夏六月黃昏火星  
 中大暑退。朱子曰  
 火星以六月之昏加  
 於地之南方至七月  
 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楚邱之方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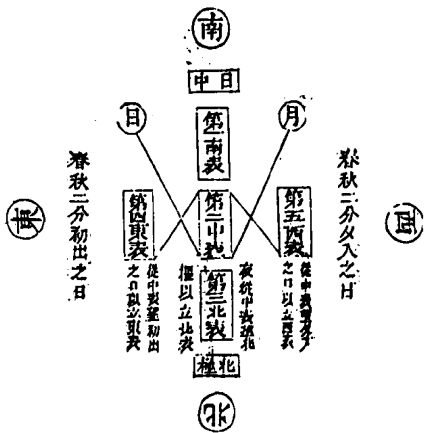


定之以日作于楚宮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鄭氏康成曰定星昏  
中而正於是可以營  
制宮室故謂之營室  
謂小營時○朱子曰  
定北方之宿此星昏  
而正中夏正十月也  
於是時可以營制宮  
室樹八尺之景而度  
其日之出入之景以  
正東西及參日中之  
景以正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朱子曰：昔測日景以正四方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山西曰夕陽。○羅氏祭曰：幽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建蔭居也。○胡氏廣祭大全曰：今得西山真先生儒家武庫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謹按其式作圖於上。以備續詩者考焉。

卷之方中為劉相陰陽圖 三十六種之二十三

幽 公 七 月

胡氏廣依朱子集傳所載王氏總論七月之義一段分布為圖今從之

仰觀星日仰察風氣以知天時女風事乎內上以誠受下君老而慈幼其慈也非  
霜露之變草木之化以授民事男服事乎外下以忠利上舍力而助國其忠也非

一之日 威發

于貉

取彼狐狸

為公子裘

二之日 栗烈

饔飩神仲

其同

言私其穰

獻饋武公獻饔于公

三之日

納于陵陰于牖

燕處

同我嬖子其蚤  
位彼市伊獻醢厥莊

四之日

春日暘陽有鳴倉庚  
春日暘暘有鳴倉庚

蠶月條桑

女樂往來  
蠶月條桑

四月 秀麥

五月

鳴蜩  
蟻蟻動股



及三章蠶月條桑至猗彼女桑竝不言何月今摘其辭布於  
二月四月之間非敢遽以爲三月也特以備見幽風春日之  
事云



諸國世次圖

商

宋附

契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國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湯乙天

外丙湯次子

仲壬

外丙弟

太甲

湯孫

沃丁

太庚

沃丁弟 小甲

雍己

小甲弟

太戊

雍己弟

仲丁

外壬

仲丁弟 河夏甲弟 外壬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辛弟

祖丁

祖辛子

南庚

沃甲子

陽甲

祖丁子

盤庚

陽甲弟

小辛

盤庚弟

小乙

小辛弟

武丁

祖庚

祖甲

祖庚弟

廩辛

庚丁

廩辛弟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

微子

紂庶兄

微仲

微子弟

宋公稽

丁公

潛公

煬公

潛公弟厲公

釐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

宣公弟殤公

宣公子莊公

潛公

桓公

桓公弟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昭公

悼公

休公

辟公

剔成

偃

周幽

后稷

不窋

鞠

幽公

慶節

皇僕

差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岐周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共王弟

夷王

懿王子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平王孫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釐王弟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悼王弟

元王

貞王

哀王

思王

哀王弟

考王

哀王弟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烈王弟

慎靚王

赧王

周公封魯

侯爵

周公

伯禽

考公

煬公

考公弟

幽公

魏公

幽公弟

厲公

獻公

厲公弟

眞公

武公

眞公弟

懿公

伯御

懿公弟

孝公

懿公弟

惠公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閔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昭公

哀公

悼公

元公

穆公

共公

康公

景公

平公

頃公

召公封燕侯

召公

玃世 惠侯

懿侯

頃侯

哀侯

鄭侯

穆侯

宣侯

桓侯

莊公

襄公

宣公

昭公

武公

文公

懿公

惠公

悼公

共公

平公

簡公

獻公

孝公

成公

潘公

釐公

桓公

文公

易王

子噲

昭王 惠王 武成王 孝王 王喜

邾

邾 以上二國并魯世及未詳

衛 侯爵

康叔 康伯 考伯 嗣伯 廙伯

靖伯 貞伯 頃侯 釐侯 共伯

武公共伯弟 莊公 桓公 宣公桓公弟 惠公

黔牟桓公子 懿公 戴公公子 文公戴公弟 成公

穆公 定公 獻公 殤公定公弟 襄公穆公

靈公 出公靈公孫 莊公出公父 班師襄公孫 君起靈公

悼公出公季父 敬公 昭公 懷公襄公子 愼公懷公

聲公 成侯 平侯 嗣君 懷君

元君嗣君 君角

鄭伯簡

桓公 武公 莊公 昭公 厲公昭公弟

子嬰昭公弟 子嬰昭公弟 文公厲公弟 穆公

靈公 襄公靈公弟 悼公 成公悼公弟 釐公

簡公 定公 獻公 聲公 哀公

共公簡公弟 幽公 繻公幽公弟 君乙幽公弟

齊侯爵

太公 丁公 乙公 癸公 哀公

胡公哀公弟 獻公哀公弟 武公 厲公 文公

成公

莊公

釐公

襄公

桓公

襄公

孝公

昭公

孝公弟

懿公

孝公弟

惠公

孝公弟

頃公

靈公

莊公

景公

莊公弟

晏孺子

悼公

景公弟

簡公

平公

簡公弟

宣公

康公

魏

魯公高之後封爵世及未詳

唐

即晉侯爵  
通附

唐叔

晉侯燮

武侯

成侯

厲侯

靖侯

釐侯

獻侯

穆侯

殤叔

穆侯弟

文侯

穆侯子

昭侯

孝侯

別侯

哀侯

小子侯

緡侯弟

緡侯

衛沃桓叔

穆侯子

莊伯

晉武公

獻公

奚齊

卓子

奚齊子 惠公

懷公

文公

文公子

襄公

靈公

成公

景公

厲公

悼公

悼公

平公

昭公

頃公

定公

出公

哀公

哀公

幽公

烈公

孝公

靜公

秦

伯庸

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公

甯公

甯公

出子

武公

武公子

武公子

兄

德公

德公

宣公

成公

成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康公

共公

桓公

景公

哀公

惠公

惠公

悼公

厲共公

躁公

懷公

懷公

懷公



懿公

懿公

簡公

簡公

惠公

出子

獻公

獻公

孝公

惠文王

武王

昭襄王

昭襄王

孝文王

莊襄王

始皇帝

二世皇帝

子嬰

二世皇帝

陳侯

胡公

申公

相公

申公

孝公

申公

慎公

幽公

釐公

武公

夷公

平公

夷公

文公

桓公

厲公

桓公

利公

桓公

莊公

利公

宣公

莊公

穆公

共公

靈公

成公

哀公

惠公

哀公

懷公

湣公

檜

說公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曹伯

振鐸

太伯

仲君

宮伯

孝伯

夷伯

幽伯

戴伯

惠伯

石甫

繆公

石甫弟

桓公

莊公

釐公

昭公

共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宣公弟

武公

平公

悼公

聲公

悼公弟

隱公

平公弟

靖公

莊公弟

伯陽

附作詩時世圖

從傳說彙纂分定

商詩 五篇

太甲之世

頌 一篇

那鄭氏康成謂太甲祭湯也孔氏頓達謂那鄭之作當太甲時○朱子不詳其世

仲丁以後

頌 一篇

烈祖孔氏頓達謂受禰祭中宗高祖侯來助明是其後或子孫之時未知當誰世○朱子不詳其世

祖庚之世

頌 一篇

玄鳥

孔氏頓達謂成三年喪歷於太祖之廟於高宗明是為高宗而作於殷故知是於契之

竊慮○朱子  
不詳其世

祖庚以後

頌二篇

長

殷武

孔氏穎達謂玄鳥箋以為高宗始禘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其後殷武賦在後

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後矣○  
以上二篇朱子不詳其世

周詩

三百六篇

文王之世

正風

二十三篇○孔氏穎達謂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惟其案何彼穠矣武王時作○朱子皆同而以甘棠亦為

文王  
時詩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置

芣苢

淇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蘋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麇

騶虞

正小雅

入篇。孔氏謂建謂鹿鳴等三篇此文王小雅采  
薇爲賦是與而作事在受命四年出車扶杜退而  
勞之在受命五年伐木天保無文王之騶虞當時  
卽作或後爲之未可定也。朱子嘗不詳其世。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扶杜

正大雅

三篇。孔氏謂建謂騶虞云。賈濟辨于登臺云。王  
在受命者言王早歲不言。又不言于。但禮無言  
者。或謂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後。不  
可定也。朱子嘗疑爲周公所作。

棫樸

旱麓

雲臺

武王之世

正風 二篇

召南

甘棠 孔氏穎達謂箋云美其為伯之功謂  
王時也。朱子以為文王時詩。

何彼穠矣 孔氏穎達謂何彼穠矣太公已封於齊  
武王時作。朱子同。又疑為東遷後詩。

正小雅 四篇

南咳

白華

華黍 孔氏穎達謂此三篇蓋武王  
之時。朱子皆不詳其世。

魚麗 孔氏穎達謂此篇武王  
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正大雅 三篇。孔氏穎達謂三篇皆言文王之謠。皆文王  
後作之。朱子以經為成王時詩。思齊皇矣疑為

周公所  
作

蘇

思齊

皇矣

成王之世

變風

七篇。○鄭氏康成謂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其詩爲幽國變風。○朱子亦以爲成王周公時詩。

附

七月

鷓鴣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罍

狼跋

正小雅

十篇

常棣

鄭氏康成謂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爲作此詩。○朱子曰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孔氏補遺謂由庚以下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疑可知也○朱子

其皆不詳

正大雅 十二篇

文王

大明 孔氏補遺謂文王大明天

下武 孔氏補遺謂成王

文王有聲 孔氏補遺謂文王有聲康其

生民

行葦

既醉

免鷲

假樂

公劉

洞酌

卷阿

鄭氏康成謂生民及卷阿則公成王時詩。朱子同

頌

三十一篇。鄭氏康成謂周頌者其作在周公攝政成

之王以後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朱子疑爲成王時詩

我將

時邁

朱子以爲成王時詩

執競

朱子疑爲成王時詩

思文

臣工

噫嘻

朱子疑爲成王時詩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武王時以爲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懿王之世

變風 五篇

香

雞鳴

鄭氏康成謂哀公政衰懿王亶之齊人變風始作○朱子不詳其世

邶

孔氏穎達謂邶序云刺哀公則哀公時詩也○朱子不詳其世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孔氏穎達謂三篇亦為哀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夷王之世

變風 一篇

邶

柏舟

序論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氏康成謂頃公當周夷王時○朱子不詳其世又疑

為莊姜詩則平王之世

夷王厲王之間

變風

四篇。○鄭氏康成謂夷王厲王之時  
詩之變風始作。○朱子不詳其世。

檜

羔裘

素冠

罔有萋楚

匪風

厲王之世

變風

二篇

陳

宛丘

於刺厲公也。○鄭氏康成謂魯  
公當厲王時。○朱子不詳其世。

東門之枌

序由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  
墮會於道路。或舞於市井。○朱子不詳其

世

變小雅

四篇○鄭氏東成謂列厲王十月之交兩無正小雅小宛是也

十月之交

朱子以爲幽王時詩

雨無正

朱子不詳其世疑爲東遷後詩

小旻

小宛

以上二篇朱子不詳其世

變大雅

五篇

民勞

序召穆公刺厲王○朱子同

蕩

序召穆公傷周室大桀○朱子同

抑序衛武公刺厲王○朱子以爲衛武公作此自警當在平

世王之

桑扈

序召穆公刺厲王○朱子同

共和之世

變風

一篇

唐

蟋蟀

序刺晉僖公也○鄭氏東成謂當周厲王時○朱子不詳其世

宣王之世

變風 五篇

邶

柏舟

孔氏新述謂衛武公時作○朱子同

秦

車鄰

鄭氏康成謂非子魯孫蔡仲宣王命爲大夫國人笑之○朱子不詳其世

陳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朱氏補述謂衡門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爲上明之亦僖公時詩也○朱子皆

不詳其世

變小雅

十四篇

六月

序宣王北戎  
朱于同

采芑

序宣王南征  
朱于同

車攻

序宣王復古  
朱于同

吉日

序美宣王也  
朱于同

鴻雁

序美宣王也  
朱于同

庭燎

序美宣王也  
朱于同

沔水

序美宣王也  
朱于同

鶴鳴

序美宣王也  
朱于同

祈父

序利宣王也  
朱于同

白駒

序大夫利宣王也  
朱于同

黃鳥

序利宣王也  
朱于同

我行其野

序利宣王也  
朱于同

斯干

序宣王考室也  
朱于同

無羊

序宣王考牧也  
朱于同

變大雅

六篇

雲漢

序仍似美宣王也  
朱于同

崧高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朱于同



烝民

序尹吉甫美宣王○朱子亦以爲宣王時詩

韓奕

序尹吉甫美宣王○朱子亦不詳其世

江漢

序尹吉甫美宣王○朱子亦以爲宣王時詩

常武

序召穆公美宣王○朱子亦以爲宣王時詩

### 幽王之世

麥小雅

四十篇○孔氏類述謂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四十篇皆幽王時詩

節南山

朱子亦以爲幽王時詩

正月

朱子不詳其世

小弁

朱子亦以爲幽王時詩

巧言

朱子不詳其世

何人斯

朱子不詳其世

巷伯

朱子不詳其世

谷風

朱子不詳其世

麥莪

朱子不詳其世

大東

朱子不詳其世

四月

朱子不詳其世

北山

朱子不詳其世

無將大車

朱子不詳其世

小明

朱子不詳其世

鼓鐘

朱子亦以爲幽王時詩

楚茨

朱子不詳其世

信南山

朱子不詳其世

甫田

朱子不詳其世

大田

朱子不詳其世

瞻彼洛矣

朱子不詳其世

裳裳者華

朱子不詳其世

桑扈

朱子不詳其世

鶉鴝

朱子不詳其世

頍弁

朱子不詳其世

車牽

朱子不詳其世

菁蠲

朱子不詳其世

賓之初筵

朱子亦以爲幽王時詩

魚藻

朱子不詳其世

采芣

朱子不詳其世

角弓

朱子不詳其世

菀柳

朱子不詳其世

都人士

朱子不詳其世

采芣

朱子不詳其世

黍苗

朱子以爲宣王時詩

隔桑

朱子不詳其世

白華

朱子亦以爲宣王時詩

既蠶

朱子不詳其世

秋葉

朱子不詳其世

漸漸之石

朱子不詳其世

君之華

朱子不詳其世

何草不黃

朱子亦以爲宣王時詩

變大雅

二篇○孔氏謂連謂幽王大雅屬卬召曼○朱子同

贈卬

召曼

平王之世

變風

二十八篇

〔雅〕

綠衣

孔氏謂連謂宣莊公時○朱子同

〔衛〕

淇奥

孔氏穎達謂湯與武公則武公時詩矣○朱子同

考槃

孔氏穎達謂莊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碩人

孔氏穎達謂莊公時○朱子同

全

黍離

孔氏穎達謂平王時○朱子不詳其世

君子于役

孔氏穎達謂平王時○朱子不詳其世

君子陽陽

孔氏穎達謂平王時○朱子不詳其世

揚之水

孔氏穎達謂平王時○朱子不詳其世  
中谷有蕓○孔氏穎達謂平王時○朱子不詳其世

葛藟

孔氏穎達謂平王時○朱子不詳其世

寬

細衣

孔氏穎達謂平王時○朱子不詳其世

將仲子

孔氏穎達謂平王時○朱子不詳其世

叔于田

序刺莊公也○朱子亦以爲莊公時詩

大叔于田

序刺莊公也○朱子亦以爲莊公時詩

羔裘

孔氏謂遠謂莊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遵大路

序莊公失道○朱子不詳其世

女曰鷄鳴

孔氏謂莊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震

山有樛

序刺晉昭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揚之水

序刺晉昭公也○朱子亦以爲昭公時詩

椒聊

序刺晉昭公也○朱子亦以爲昭公時詩

綢繆

孔氏謂遠謂昭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杕杜

孔氏謂遠謂昭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蕭裘

孔氏類選謂昭公時  
朱子不詳其世

搗羽

序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在役不  
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朱子不詳其世

卷

駟職

序美襄公也○小戎○朱子同

蕪葭

序刺襄公也○終南○朱子不詳其世

平王桓王之間

變風

七篇○為大限成謂當周平桓之世  
興之變風始作○朱子不詳其世

夏

葛屨

汾沮洳

國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桓王之世

變風

三十三篇

〔賦〕

燕燕

孔氏刺衛謂州吁  
朱子同

日月

序衛莊姜遭州吁之難  
朱子以為莊公時詩

終風

序莊姜遭州吁之暴  
朱子以為莊公時詩

擊鼓

序恐州吁也  
朱子同

凱風

孔氏刺是謂州吁時  
朱子不詳其世

雄雉

序刺衛宣公也  
朱子不詳其世

宛有苦葉

序刺衛宣公也  
朱子不詳其世

谷風

孔氏刺衛宣公時  
朱子不詳其世

式微

詩○朱子○朱子不詳其世

旄丘

詩○朱子○朱子不詳其世

簡兮

詩○朱子○朱子不詳其世

泉水

詩○朱子○朱子不詳其世

北門

詩○朱子○朱子不詳其世

北風

詩○朱子○朱子不詳其世

靜女

詩○朱子○朱子不詳其世

新臺

詩○朱子○朱子不詳其世

二子乘舟

詩○朱子○朱子不詳其世



猶有

茨○序○公子○賈○通○於○君○母○疾○之○朱子○同



君子信老

序刺衛公夫人○鄭氏駁成

桑中

序衛之公室淫亂○朱子不詳其世

鶉之奔奔  
序刺衛宣姜

匱

淇序  
序公之聘○朱子不詳其世

竹竿  
序○朱子不詳其世

芄蘭

序刺惠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伯兮  
序○朱子不詳其世

有狐

序○朱子不詳其世

王

兔爰

序○朱子不詳其世

采芣

序○朱子不詳其世

大車

序○朱子不詳其世

鄘

有女同車

序刺怨也○朱子不詳其世

樂哀

孔氏頓建謂樂哀思見正矣初立事也○朱子不詳其世

陳

墓門

序刺陳佗也○朱子不詳其世

莊王之世

變風

十五篇

王

丘中有麻

序莊王不明賢人被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朱子不詳其世

風

山有扶蘇

序刺怨也○朱子不詳其世

澤兮

序刺怨也○朱子不詳其世

狡童

序刺怨也○朱子不詳其世

羊

東門之墀

風雨

子矜

孔氏曰建瑞羊東門之時風雨于矜或當突氣之時

或當怒人之後○朱子皆不詳其世

揚之水

序君子悶怒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朱子不詳其世

齊

南山

序刺襄公也○朱子同 甫田

序大夫刺襄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盧令

序襄公好田獵故陳古以風焉○朱子不詳其世

敝笱

序刺文姜也○朱子同

載驅

序齊人刺襄公○朱子同

猗嗟

序刺魯莊公也○朱子同

釐王之世

變風

五篇

○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孔氏稱溱洧謂此一處風俗

○

無衣序美晉武公也○朱

有林之杜序刺晉武公也○

惠王之世

寢風十二篇

○

定之方中序美衛文公

蝦蟇序衛文公能以道

相鼠

序魯文公能正其

千旄

序衛文公臣子多

駘馳

序許胤夫人獨者

衛

木瓜

序美齊桓公也

鄭

清人

序刺文公也

唐

葛生

序刺晉獻公也

采芴

序刺晉獻公也

陳

防有愾

防宣王多信威君子憂

月出

孔氏稱遠謂宣王時

**賈**

蟋蟀

蟋蟀之變風始作○朱子不詳其世

襄王之世

變風

九篇

**衛**

河廣

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

**秦**

黃鳥

序國人刺穆

晨風

序刺康公也○

無衣

序刺康公時

得陽

序康公念切  
朱子同

權輿

序制康公也  
朱子不詳其世

置

候人

序制共公也  
朱子同

鵲鳩

孔氏類達謂共公時  
朱子不詳其世

下泉

序魯人疾共公也  
朱子不詳其世

頌四篇

魯頌

駟

序頌僖公也  
朱子同

有駘

序頌僖公也  
朱子不詳其世

泮水

序頌僖公也  
朱子不詳其世  
閼宮  
序頌僖公也  
朱子同

定王之世

變風

二篇

風

株林

序利蓋公也  
朱子同

澤陂

序言蓋公君臣淫於其國  
男女相說要思感傷焉

朱子不  
詳其世

彙纂曰案作詩之時世經秦火之後難以全攷故自漢唐諸儒訓  
詁互異然古序與經並出毛鄭孔氏羽翼其說傳流最古至朱  
子一以經文爲據其餘不見諸經者都爲未定之辭此據理之  
論也歐陽修祖鄭譜而駁議許謙劉瓊宗朱傳而亦微有不同  
迨明何楷作世本古義引證雖博而僞說滋繁矣今輯古序及  
毛鄭孔氏舊義而大指仍以朱子爲歸餘說則存而不論也  
案作詩時世本難全攷卽諸儒所定詩體正變亦未爲確余既  
各有考正於各詩之下閱者可以隨時領畧其義矣而茲復錄  
此篇於卷首者一可以互相印證一以見說詩之難得通論也



如是

詩經原始卷首上終

詩經原始卷首上終

詩經原始卷首上終  
作詩時世圖

三十六卷之三

詩經原始卷首下

詩旨

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此千古說詩之祖開口卽題志字貫徹始終中間緯以聲律末歸重神人以和詩之體用盡於是矣惜其時詩皆不傳僅聞擊壤康衢數歌然又非詩體可見古詩逸者尙多三百篇特其盛焉者耳

禮記溫臬敦厚詩教也

四字亦括盡詩旨詩教自古至今詩體千變萬化其能外此四字否耶古人立言何其簡而賅也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聖人教人讀詩之法詩不能有正而無邪三百雖經刪正而其間刺淫諷世與寄託男女之詞未能盡汰故恐人誤認爲邪而以爲口實特標一言以立之準庶使學者讀之有以其性情之正云耳不料朱子竟以爲邪正兼收復爲之說曰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劓人之逸志夫詩之足以感發人心固已而其所以能懲劓逸志者不賴有刺淫諷世諸作乎哉若謂淫奔者而亦收之是直誨淫而已安見其懲劓人之逸志爲也夫子本懼後人誤讀鄭衛爲淫詩而後儒偏指鄭衛爲夫子所收之淫詩教人以讀之雖宣聖其如之何哉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古者天子郊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詩之有闕國政也久

矣其後列國士大夫出使朝聘燕享會盟莫不歌詩作樂往來  
贈答一時風雅互相競尚且有以是人休咎壘盤不爽者則  
詩之爲教豈不益重也哉是以夫子之言云然道職固饒尚游  
說而此風遂逾漢唐後作者雖多然皆徒逞才華藉杼懷抱而  
已非皆有闢國政也無怪詩道陵夷今愈不古若矣學者誦詩  
尙當體會聖言務求聲詩何以與國政相關虛然驗諸心有得  
於已然後見之事爲與形諸歌咏自能與古爲一而聲教因之  
復振不然日誦三百夫何爲哉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  
獸草木之名

圖今人作詩只從鳥獸草木上用工何嘗有關君父之大哉殊

知與魏羣怨卽從事父事君來不能事父事君而欲其與羣  
怨吾不知其所可者安在也聖人一言固早有以賅其全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  
面而立也歟

二南皆房中樂且其篇什無多非如雅頌鉅觀所言皆宗廟  
朝廷大經大法偉烈豐功可以擴人識見長人才思而何以不  
爲之卽至如面墻而立歟殊不知二南所咏皆夫婦詞爲人倫始  
基古來聖帝明王其發施事業莫不肇端宮闈一室燕寢卽對  
越帝天時於此而不知慮其所爲而欲異日之見諸事業者能  
慎始以要終也其可得耶故人不能行於家庭之際卽不能行  
於閭里之間不能行於閭里之間卽不能行乎邦國之內謂之

正牆面而立也不亦宜哉蓋聖賢爲學身體力行必有得乎心  
乃可謂之學非如後人不過誦習文義竊取浮詞供我言論佐  
我文章而已故不爲二南則已欲爲二南必將有以得夫型于  
式化之端溫柔敦厚之旨體之於心而咏之於口卽以見諸倫  
常夫婦之間而皆可以自信其無愧則始基立矣始基立而王  
道聖功皆由此建猶謂二南爲不足爲者豈理也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夫子反魯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丁巳時年已  
六十有九若云刪詩當在此時乃何以前此言詩皆曰三百不  
聞有三千說耶此蓋史遷誤讀正樂爲刪詩云耳夫曰正樂必  
雅頌諸樂固各有其所在不幸歲久年湮殘闕失次夫子從而

正之俾復舊觀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刪於其際也奈何後人不察相沿以至於今其不以正樂爲刪詩何不卽論語諸文而一細讀之耶

孟子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詩辭與文辭迥異文辭多明白顯易故卽辭可以得志詩辭多隱約微婉不肯明言或寄託以寓意或甚言而驚人皆非其志之所在若徒泥辭以求鮮有不害志者孟子斯言可謂善讀詩矣然而自古至今能以已意逆詩人志者誰哉

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  
困故正得失勳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  
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  
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至文而論  
諷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  
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  
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壞其  
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  
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  
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者也

此序總論詩旨純駁參半雖多襲樂記語要自是說詩正論可補論語虛書所不及若云序出子夏此其庶幾至小序則純乎僞托故舍彼而錄此唯其中有未盡合者如國史明乎得失一節誠如朱注所駁政有大小數語亦爲章氏所指學者分別觀之可耳

黃氏樵曰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嘻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黃鼓以土簫以箝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詩之義已備矣

詩情原自充滿兩間無以感之則寂而不動有以觸之則文

而成聲此可謂替形容詩之本體者矣

歐陽氏修曰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如雅之變自幽厲如騷者與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述雅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豈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

此亦運會所關民雖有作而時不尙則作如不作也迨漢後詩道復昌而風雅頌之體竟亡以至於今則又何故

鄭氏樵曰六義之序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風者出於風土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

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以示有所尋故曰頌

風雅頌之編自有次第不容或紊而此云邈人初無加損者蓋庶知風雅頌之所從出而未識風雅頌之所由名耳說見鄙人所著詩無邪太極篇中茲不贅

鄭氏又曰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嘗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繡衣之美武公駟騶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常如般梁春秋齊築王姬之館於外齊秋盟於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河廣之詩欲往而不往大車之詩畏之而不敢畏之詩反之而自悔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

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歸乎善也見其用心之潔行已之乖倘反而爲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

風雅正變原不在時世升降諷刺美惡之間要亦不外諷刺美惡時世升降之故唯視乎體之何如耳鄭氏雖疑及之而未能知其所以然亦尙爲舊說所囿故也

葉氏適曰諸詩各具一體故皆以先後爲次惟幽兼有風雅之制以爲風則其辭作於朝廷繫於政事以爲雅則又記風土焉故列於風雅之間明其不絕於風而可以雅也

幽七月實兼風雅頌三體蓋記風土譜農政外又可以爲祭賽用故曰頌周官不得其解妄分爲三曰幽風幽雅幽頌致啓

漢宋諸儒疑議葉氏雖知其二未識其三豈人之聰明固有明於此而暗於彼者歟

嚴氏彙曰純乎雅之體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爲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旨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太史公所云小雅怨誹而不亂者特舉小雅之變者言之耳若正小雅之詞則未盡然而欲執是以辨大小雅之分其可得乎蓋小雅固可兼風大雅亦未嘗不可兼風讀者試卽洞酌卷阿諸詩而細咏之其體自見

王氏柏曰風雅之別卽朱子荅門人之問亦未一有腔調不同之

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之說朱子晚年之所不取至於楚詞之集注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辨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人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

**圖**詩之腔調生於詞氣詞氣生體製體製不同故詞氣與腔調亦因之以異事原一貫理本相通豈可執一以辨大小雅之分乎至時地與人亦有因是以別者但不可泥而求之耳

孔氏穎達曰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大小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

人非人效樂但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爲  
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  
有以知其趣也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噤以殺其樂心感者  
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  
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音之得其情也

朱子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然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  
笙之類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然詩本性情有美刺風  
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所以感人者又易入至於  
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愉肌  
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

又曰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

樂也以聲攸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  
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逮於閭巷學者嚮誦其言以求  
其志誦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  
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聖賢  
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  
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作本乎其志之所存得其志而不得  
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  
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千有  
餘年古樂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  
可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乎故愚  
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



也

古人作樂將以狀萬物之性情而得諸聲音形容之際者也。雖無聲之詩尙可以神會而音譜之况三百五篇之有詞有韻乎。特古樂既亡後人無復考證得失時王又不以是爲重故任其散在兩間而若或亡之耳。倘有應運者出則卽詞以審音由音以定樂。雖三代制作不難復見於今。前明吾鄉葛氏中選精於音律而不逢時乃著泰律篇一書以傳世。始知後世未嘗無人可與共復古樂。但時未至則亦有待焉耳。

鄭氏樵曰。普學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普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如諸經所

舉之詩可也。條鬻黃鳥止于丘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於爲人，若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焉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尙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尙何疑乎？南容三復，不過自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佞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爲？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乎？達是然後可以言詩也。

范氏浚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詩之說率不  
過以明大義後世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興而詩之論始不  
明矣

**國**詩多言外意有會心者卽此悟彼無不可以貫通然唯觀詩  
學詩引詩乃可若執此以釋詩則又誤矣蓋觀詩學詩引詩皆  
斷章以取義而釋詩則務探詩人意旨也豈可一概論哉

呂氏祖謙讀詩記曰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  
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  
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  
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卽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  
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

雅鄭不同部其來尙矣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麗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論語蒼顏子之問乃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桑**溱洧乃刺淫之作桑中實無題之詩凡皆所以諷世云耳非淫奔者比也蓋鄭衛之風誠淫鄭衛之詩則非淫何也夫使鄭風不淫則溱洧無所刺衛風不淫則桑中何所諷且新臺靜女諸詩非衛淫風之實迹乎要知其風雖淫而所收之詩則皆刺淫作非淫奔詞不可以不辯也不然夫子論樂必曰放鄭聲豈

有正樂時又反收注詞乎豈放者放其聲之淫者耳非盡鄭聲而悉放之也使盡鄭聲而悉放之則緇衣好賢風雨懷友諸詩均在所刪之列何以尙存爲經此亦明顯易見之事不知後儒何以嘵嘵不已如是呂氏雖稍見及於此而不能明白剖決止引荀卿中聲之說以證之則仍是狐疑不定未有以得乎中也故又啓朱晦翁反覆辯論而愈堅其一定不移之心此葩經一大厄時也豈不恨哉

朱子曰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其要歸無不出於正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

【國】小序之謬誠如公論但詩傳之謬又有甚乎序者則何以故此篇本不欲錄以關序傳得失者爭始也故存之以見葩經不幸遇此二家遂成聚訟豈偶然哉

朱子又曰大率古人作詩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性情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

【國】詩本吟咏性情不盡譏刺他人是公所知然詩多寄託男女不盡描寫已事又非公之所識以故鄭風篇篇指爲淫詞不更將詩人意思盡情說壞耶

集傳序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

綱之訓誥以紀之諷誥以昌之論備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學詩規模大要不出此數語且有與夫子面牆之訓互相發明者因亟錄之以爲詩教準

馬氏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雅頌之作其意易明則序之辭可畧至於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於序述風喻之意浮於指斥有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序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曰爲其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乎

夫采芻之序以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言不通形容采掇芻苢  
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  
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莊公也而其  
詩語則愛叔段之辭耳楊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  
而其詩語則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類序以明者也鴉羽陟岵  
之詩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序以爲勞  
使臣遣戍役而作也四詩之旨辭同意異若捨序以求之則文  
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觀之則  
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使聖經爲錄  
淫辭之具乎且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詩傳考之其指  
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淫詩之



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又以爲序者之意必以爲詩無一篇不爲刺時而作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欲使其避諷訕之名而自處於淫譏之地則夫身爲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反得爲溫柔敦厚乎或曰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愚以爲史以記事有治不能無亂固不容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或曰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內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處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誦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

篇篇如文王大明則矣邪之可闕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  
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美意之難明  
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  
者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如木瓜采芣葛遵大路風雨寢裳于  
衿揚之水諸篇雖疑其辭久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  
之淫邪可乎或又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  
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今  
欲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將薦之於何等之鬼  
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以爲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  
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  
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之淫邪

詩乎至於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豈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鶴鳴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至祭之詩也而射禮豫之肆夏集過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赫文王異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作詩之意豈有判然不相合不可強通也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誠謂如鄭伯有賦鶴之奔奔楚令尹子國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辭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離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

背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彼說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誥當如序者之說也

此駁集傳可謂痛切言之矣然其回護序者則亦未能分別得失所在又安足以服文公心哉要之集傳固失古序亦未嘗不失秩直此而曲彼不若兩平視之舍邠序傳直探古人作詩本旨庶有以得其真耳

章氏潢曰六義先風而風之義何居大序集傳所言

二說原文節去不錄

是也然未盡其義也蓋風乃天地陰陽之鼓動萬彙無所不施無所不入而各國之風土不齊則各國之風氣不一故各國之風化因之善者矯其偏而歸之中不善者循其流習而莫之返也記曰鄭聲好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疾音儼解騶志是列國

之音亦不同天子廷狩列國木史陳詩以觀民風者此也但列國之風化不齊聲氣不類而禮則一焉是故風之體輕揚和婉微諷誦諫託物而不著于物指事而不滯于事義雖寓于音律之間意嘗超于言詞之表雖使人興起而人不自覺如參差荇菜與樛木象斯之三疊如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後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重復咏之如麟趾三章止更易子姓族數字而咏嘆不已皆風之類也若夫碩人一篇正是稱美衛莊姜中間止黜出衛侯之妻一句而不見荅于衛莊公全不說出猗嗟一篇全是稱美魯莊公中間止黜出展我甥兮一句而不能防閑其母亦不說出美中含刺之意却在言外風之體率類此

又曰詩之在二南者渾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

以溫柔之氣如南風之觸物而物皆暢茂凡人之聽其言者不覺其入之深而感化育于其中也

此論風體精微入妙近世說詩罕與倫匹而形容二南氣象尤爲深至唯以南字取義爲南風之南爲未當故節錄其辭而不取命名之義

又曰雅之義云何大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程子曰雅者陳其正理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朱子曰小雅燕饗之樂也大雅朝會之樂愛釐陳戒之詞也論雅之義備是也然以政之小大燕饗朝會分屬其亦未識小大雅之體乎彼鹿鳴天保君臣上下之交乎棠棣伐木蓼莪白華乃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恩義倫孰有大于斯者乎。函露彤弓之燕饗采薇山車之兵  
戎楚茨信南山之田事政孰有大于斯者乎。謂小雅爲政之小  
與燕饗之樂果足以該小雅否也。鬼鷹旣醉之燕禮未必大于  
魚麗嘉魚江漢常武之征伐未必大于六月采芑安見其爲政  
之大乎。又安見其爲朝會受釐陳戒與小雅異也。不知雅體較  
之于風則整肅而顯明較之于頌則昌大而暢達惟義倫政事  
之間尙有輒論之意皆小雅之體也。天人應感之際一皆性命  
道德之精皆大雅之體也。其中或近于風與頌者則又爲小大  
雅之變體也。小雅未嘗無朝會大雅未嘗無燕饗小大雅之正  
變無所與于時世之盛衰要在辨其體而小大雅正變之義俱  
不待言矣。

大小雅正變之分固因體異而體之所以異亦徃徃由時世升降之故故論正變不兼時世言義不備專以時世言理未周若以政之大小爲雅之大小則陋說也何足以爲訓

又曰頌之義云何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呂氏曰頌者美之詞也無所諷議果足以盡頌之義乎未也蓋頌有頌之體其詞則簡其義味則雋永而不盡也如天作與雅之緝均之美太王也清廟維天之命與雅之文王均之美文王也酌榘與雅之下武均之美武王也試取而同誦之同乎否乎蓋雅之詞俱昌大在頌何其約而盡也頌之體于是乎可識矣敬之小豳雖非告成功而謂之爲雅可乎哉魯之有駢泮水則近乎風閔宮與商之伍篇則皆近乎雅而其體則頌也



故謂爲變頌也亦宜

**國**頌有變體可謂創論亦實確論也然而篇中所舉未盡其義也蓋閔予小子似祝詞訪落敬之小愆似箴銘閔宮不唯似大雅且開漢賦褒揚先聲凡此皆頌之變焉者也若商頌伍篇則頌之源耳雖非皆成功實祭祀樂安得謂之爲變耶

又曰詩聲教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性情心術之微悉寓于聲歌咏歎之表言者有限意則無窮也讀詩者先自和衷其性情于以仰窺其志從容吟哦優游飄緜玩而味之久當自得之也蓋其中間有言近而指遠者亦有言隱而指近者總不可以迫狹心神索之不可以道理格局拘之也噫賜商可與言詩其成法具在也否則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

國韻詩不可以追狹心神索之是諸儒之所知讀詩不可以道  
理格局拘之非諸儒所能識而宋儒則尤甚動輒以道理論詩  
旨烏能有合詩人意旨乎

又曰風首關雎而夫婦之倫正小雅首鹿鳴而君臣之情通大雅  
首文王而天人之道著頌首清廟而幽明之感孚

此四始之義亦諸儒所未道

又曰鳶魚飛躍自後世詩家視之不過點綴景物之詞爾惟子思  
子一發明之昭明有融觸處皆道乃知於胎降降卽鳶魚飛躍  
之真機也果能小心昭事不愧屋漏而夙夜之匪懈焉則自求  
多福之道卽于此乎在而矢音遺歌亦莫非大雅之音矣孰謂  
大雅終不可作乎

國說詩當觸處旁通不可泥於句下解詩必循文會意乃可得其環中此自兩道非可例言章氏說詩多至言外意而欲解詩者亦悉如之其可得耶茲特摘其一義之善者錄之而其餘可想知矣又其論大雅體多以天人奧蘊爲言夫天人奧蘊大雅固多發之然桐酌卷阿與民勞諸詩非唯有類小雅而且類乎變小雅矣竊意風雅正變固由人事政績以分大小正變而其原實由音節以辨體裁由體裁而分風雅頌以及雅之大小與詩之正變焉蓋詩之爲教聲教也風雅頌雖分三體而一氣元音實相貫注由風而雅由雅而頌自有一段自然節奏不可紊亂如十二律之次第相生實一氣之鼓盪其間也聖夫子正樂不過曰雅頌各得其所則其義亦可知已

又曰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卽詩序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  
化移風俗之謂也凡詩人之咏歌非實言其事也每托物表志  
感物起興雖假目前之景以發其悲喜之情而寓意淵微有非  
恒情所能僖度之者況其言雖直而意則婉亦有婉言中而意  
則直也或其言若微而意則顯亦有顯言中而意甚微者故美  
言若慙怨言若慕誨言若怒諷言若譽要之一出於性情之正  
故孔子謂其可興可羣可怨可以事父事君可以從政專對莫  
非綱常倫理所關係也自三百後求詩之可存王迹厚人倫者  
誰歟

又曰誦詩讀書當論其世或時所難言或勢不敢言每借虛以爲  
實託此以形彼而說詩者不悟其意本婉言也反直言之本託

言也反質言之本微言也反顯言之中閤凡託爲婦人女子之辭者卽信爲實言而假游女靜女爲比喻者又皆指爲淫詞使作者之志意咸晦塞而不達矣蓋惟不能以意逆志故不免逐響尋聲而詩人之旨無復存也又安望如商賈告往之來以起予哉

**圖**前條見詩人立言多寄託微婉故足以感人於無形後條見後人說詩多膠滯鮮通詎能得會心於言外學者不可不反覆以參觀也

顧氏炎武曰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

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  
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尙存而入夫子之  
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  
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濼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子曰  
爲魯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  
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  
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勸以勸  
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衛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  
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  
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宏謂商臣弑君不  
當載於春秋之傳乎

齊魯與高梁諸子傳  
黃氏曰妙云國風  
之用於然享者舉二南  
而列國之風未嘗

被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聖蹟而未及乎風也桑中之  
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爲之律而推爲雅言失之矣 眞希

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場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  
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  
之風畧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純  
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歌枉駕惠前綏蓋  
亦抑詩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昉大東瓦絲女蘿情同車  
牽十九作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燭胎明  
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爲人陳  
隋不得爲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

愚少時讀詩亦嘗爲是論及後細釋鄭衛諸詩益無所謂淫  
奔之作乃敢舍朱傳而別尋詩旨蓋刪詩與陳詩不同陳詩無

妨貞淫並見乃可觀一國之風尙刪詩則將以垂訓萬世豈可  
邪正兼收縱云不沒其實亦不過採一二有闕風化作如繚洎  
之刺淫將仲子之畏人言及桑中之諷世以見一國風俗向來  
如是足已何必定採淫奔者所自作之詩以著之經然後謂之  
可以觀可以聽哉且編詩又與脩史不同史以紀事有治不能  
無亂固不容錄文武而棄幽厲詩則將以厚人倫美教化移風  
俗也曾是淫哇並著而可以移風俗美教化厚人倫乎必不然  
之事矣若謂國風不入樂則季札請觀周樂何以爲之歌邶鄘  
衛爲之歌王爲之歌鄭爲之歌齊爲之歌幽爲之歌秦爲之歌  
魏爲之歌唐爲之歌陳自郇以下雖無譏而亦爲之歌耶不寧  
惟是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



草鄭六卿餞韓宜子子黈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寒裳子游賦  
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使不入樂何以施之燕享  
黃氏之言詎可引以爲證又况正樂與刪詩亦微有異夫子正  
樂舉雅頌而不及風此或雅頌有失而國風無缺或舉其大而  
細者可該不然則二南固黃氏之所謂入樂者也何以不與雅  
頌而並舉之耶顧氏通儒亦爲前人所囿如此總之讀書未有  
心得全憑考據以爲是非而又不肯四面旁觀共證得失故有  
此弊

姚氏際恆詩經通論序畧曰自東漢衛宏始出詩序首唯一語本  
之師傳大抵以簡畧示古以渾淪見該雖不無一二婉合而固  
滯膠結寬泛填湊諸弊叢集其下宏所自撰尤極踳駁皆不待

識者而知其非古矣自宋晁說之程棗之鄭漁仲皆起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作爲辨說力詆序之妄由是自爲集傳得以肆然行其說而時復陽違序而陰從之而且遵其所是從其所非焉武斷自用尤足惑世因歎前之遵序者集傳出而盡反之以遵集傳後之駁集傳者又盡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極窮經之士將安適從哉予嘗論之詩解行世者有序有傳有箋有疏有集傳特爲致多初學茫然罔知專一予以爲傳箋可畧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與集傳而已毛傳古矣惟事訓詁與爾雅畧同無關經旨雖有得失可備觀而弗論鄭箋鹵莽滅裂世多不從又無論已唯序則昧者尊之以爲子夏作也集傳則今世宗之奉爲繩尺也予謂漢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

在于安固之失僅以類夫高喪安之失且爲咸丘蒙以北山四  
言爲天子臣父之誑矣間觀周頌潛之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  
本不常月令明爲漢人所作奈何玷我西河世人固可曉然分  
別觀之無事凍遯矣集傳紕繆不少其大者尤在誤讀夫子鄭  
聲淫一語妄以鄭詩爲淫且及于衛且及于他國是使三百篇  
爲朝淫之書吾夫子爲導淫之人此舉世之所切齒而歎恨者  
予謂若止目爲淫詩亦已耳其流之弊必將併詩而廢之王柏  
之言曰今世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存  
于闕巷游蕩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于是以爲失次多所移易  
復點召南野有死麇及鄭衛風集傳所目爲淫奔者其說儼載  
于宋史儒林傳明程敏政王守仁茅坤輩和之嗟乎以遺集傳

之故而至于廢經集傳本以釋經而使人至于廢經其始念亦不及此爲禍之烈何致若是安知後之人不又有起而踵其事者乎此予所以切切然抱杞宋憂也夫季札觀樂與今詩次序同而左傳列國大夫所賦詩多集傳目爲淫奔者乃以爲失次及漢摠入同于目不識了他何言哉我嘗細思如經傳所言可爲詩序者而不能悉得渺無畔岸蠡之測海其與幾何又見明人說詩之失在于鑿於是欲出臆論則仍郝鑿空欲喜新譚終涉附會斂手縮筆未敢昌言惟是涵泳篇章尋繹文義辨別前說以從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詩意不致大歧埋沒于若固若妄若鑿之中其不可詳者甯爲未定之辭務守闕疑之訓俾原詩之真面目悉存猶愈于漫加粉黛遺誤後世而已若夫經之正

旨篇題固未能有以逆知也

自來說詩諸儒攻序者必宗朱攻朱者必從序非不知其兩有所失也蓋不能獨抒己見卽不得不借人以爲依歸耳姚氏起而兩排之可謂膽識俱優獨惜其所見未真往往發其端不能竟其委迫思意窮盡無可說時則又故爲高論以欺世而文其短是其於詩人本義固未有所發明亦由於胸中智慧有餘而義理不足故也然在當時則固豪傑士矣若篇中所云以遵集傳故而至於廢經則真庸妄流豈可同日並語哉